

汉字的读音机制

——方块文字符号如何标示语音

朱 一 星

〈要約〉

漢字の形・音・義を、文字論的に改めて考察すると、伝統的な訓詁学（小学）では見えていない側面がいろいろ発見できる。

例えば、「形声」と言われる漢字の「声符」は、従来漢字の「発音」を「表わす」ものだとして認識されるが、しかし、声符の役目はいわゆる音声学的な「絶対音価」ではなく、せいぜい、「声符」の漢字と「同音」か「近似音」であるに過ぎない。しかもそれもその漢字の誕生「当初」の話である。全体的に、古代中国の漢字「読み」の多くは謎めいた迷路の果てに隠れており、字典に記述されているものは、漢字同士の「同音」かどうかの「手掛かり」に過ぎない。

本稿では、言語の音声面だけでなく、言語の意味にも関わる漢字が、その標意指向の文字機能とともに、いかに音声を標示するのか、またその仕組みに、純粹の標音文字（音素文字または音節文字）とどこが違うかを解明する。

〈キーワード〉

标意文字 默认读音 文白异读 音读和训读

笔者（朱一星2013，摘录转载于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105期）认为，汉字本质上属于既标示语意又标示语音的¹⁾，对应语言双层切分中“第一层切分”的书写符号，主张因其功能取向主要在于区别语意，故应该称其为“标意文字”。

为什么对于同时具有标音功能的汉字，不宜称其为“标音文字”，或至少平等地称“意音文字”呢？对于这一点，拙文先前似有言犹未尽之感。这里，笔者将进一步探讨汉字对应语音的一些不同于字母文字的特点，——有些事实对我们来说虽然平凡，却常被人们忽视或不屑一顾。

一. “语音”还是“语意”？

以教英语为职业的美国青年贾斯汀曾对笔者说他在大学时学过一些汉字，觉得挺难，许多字的读法都没记住。但不可思议的是，当他日后看到一些学过的汉字时，却还总能模糊地记得汉字的意。贾斯汀的这种体验，在如今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加的西方人中也许不是少数。然而，他的这番话，却勾起笔者记忆之中的另一位西方学者言及汉字时所写的相关论述。

谢拉德（Michael L. Sherard）教授的论文。登载在日本知名出版社大修馆书店的《月刊しにか》²⁾创刊号上，文中写到：

汉字不是表示语意而是表示语音的。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只不过是流传在西方世界的一个神话。

在我的大脑里，有着一大堆杂乱的汉字。……我的汉字知识虽然并不完整，但是所有知道的汉字在我的头脑中都与特定的语音挂钩。我先在大学用北京话学习汉字，然后大约十年期间，以日语、韩语、广东话、上海话一个地方挨着一个地方学习汉字。当初用北京话记住的汉字，有的后来又和日语的读音挂上钩。而用韩语学到的汉字读音，又会取代原先记住的北京话或日语读音。以后我去过香港，也从事过上海方言的调查。那时候的许多汉字又是跟上海方言或广东方言音挂钩的。但是在逗留日本的这十年中，以前和各地语言音挂钩的汉字，几乎已经都用日语在思维了。

就这样，随着数目的不断增加，遗忘的汉字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虽然还记得，但却已经和初学时的东方语言读音脱了钩。这种时候，在我头脑中是如何识别汉字的呢。其实倒也不难，我会利用我自己的汉字英语读音。因为我常常将日语翻译成英语，遇到认不出的汉字或词，就查汉英辞典，急忙中顾不上日语读音，这样的汉字往往记不住，如果还记得，那就是以英语的读音留在头脑中了。

……对我来说，作为语言使用的所有的汉字都是在大脑里和特定的语音挂钩的。³⁾

(原文刊载时是由中岛克子从英文翻译成日文，摘录时由笔者译成中文，文责由译者自负)

读者也许会觉得这汉字到底是标示(表示)语音呢，还是语意？为什么对有的人来说，汉字代表一个语音，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汉字却代表一个语意呢？说到底，多年来围绕汉字性质的讨论，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理论含义？多年来讨论是否触及了汉字问题的本质层面了呢？是否把汉字问题真正同语言学、心理学、符号理论紧密结合起来考察，透过眼花缭乱的种种表面现象去揭示汉字真正的符号价值了呢？

语言的“意”“音”关系，以及汉字和这两者之间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现象互相牵扯向我们诉说了什么。我们从这些现象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以下我们层层分析。

二. 前期研究

现代文字理论和现代语言理论的发展不是同步的。当二十世纪初索绪尔天才般地提出他的一系列关于语言哲学的理论思索以后，世界才能循着他指出的方向看清楚：语言学应该如此来操作。然而，长期以来，西方语言学还基本围绕着“狭义”语言，既语言的语音侧面展开，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字母文字是随音而变，组音示意的，单个字母文字的“功能取向”原则上是记录语音，是将语音“可视化”的符号技术。字母文字通过传递语音信号并在组合之后，才能达到对应语义的表达目的。所以，以字母文字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时，就是辨析字母背后的语音，至于现代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共时系统地观察就不显得十分必要了。但是如此一来，汉字，这一完全不同于字母文字的符号系统也就一直未被置于近代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许多关于汉字研究，要不是囿于传统训诂学的文字观，就是混同于以标音为其功能取向的字母文字。

传统中国文字学着重考虑造字者(或造字群体)的动机在字形中留下的痕迹，以及这一痕迹伴

随时代的变迁。这一研究态度为汉字获得了大量的历史上汉字演变的理由和细节。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帮助我们识读和理解古代文字，也为我们提供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所积累的人文知识。同时，古代训诂文字学为匡正汉字的形音义，为历代汉字的规范化、合理化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这不仅在古代当时，也为今天的字形整理，帮助我们优化汉字提供了良好的启示。

一方面，字源学因其本身的各种局限性，是无法为我们阐明汉字作为符号系统意义上的功能和用字原理的，这就是我们还必须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理由。因为从用字的观点审视汉字功能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造字时的每款理据对于今天的汉字标意功能来说，其实是不严密的。从汉字的符号理论来说甚至是不沾边的。在记忆汉字时，将理据绝对化就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三. 解析汉字“表音”说

我们先要检点一下把汉字视为“表音”文字的观点是出于什么理由，如果这些理由在理论上不合适的话，我们就要寻找正确的解释以避免被引入误区。

从笔者力所能及的查阅范围来看，大凡主张汉字“表示”语音的观点是出于这样两个立场：一是受到传统汉字学中意符和音符这两个概念的影响，二是误认为语言是可以“音”“意”分离的物理现象⁴⁾。

声符即为汉字造字初时在字音上予以定位的一种标记，而意符则为汉字造字之初在字义上的另一种标记。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比较容易理解声符和意符作为标记并不一定是汉字音义的绝对值，汉字的使用一经约定俗成，汉字标示的语意或语音即使脱离造字时的标记也是无妨的。但是长期的习惯思维定势总让人觉得理据构件承担着为汉字表示些什么的观念。所以，面对“象形”汉字不敷使用，“形声”汉字急剧增加的场面，就会误认为汉字系统由“象形”“表意”转为“形声”“表音”了。

其实，把汉字的声符看作“表音”，同把“意符”视为“表意”一样，不符合符号理论的基本立场，事实上学界也早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逐渐倾向于放弃认为汉字的意符或声符对汉字的字义或字音发挥绝对作用了。

那么第二个汉字“表音”说又是如何运作的呢。首先要注意持这一立场的学者一般并不直说汉字是“表音”文字，而是从“任何文字系统都是表示语言的”这一真理出发的。笔者认为，这句话到此为止还仍然是真理，但是接下去就容易迷失方向。因为许多学者至今坚持认为语意存在于大脑意识之中，属于精神境界，而语音才是使空气振动所致，是客观的物理现象。让文字表示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谈不上是科学，所以必定是通过表示语音这一物理现象才说得通。

事实上汉字也好，字母文字也好，都是在表现某种语言，脱离语言的文字就不成其为文字。也恰好许多汉字“表意”论者自从失去了汉字的意符表示语意这一理论武器以后，正处于迷茫之中，所以此番汉字“表音”说，尽管和众多汉字使用者的直觉有所抵牾，却仍然在学界得以流传，极大地影响着二代汉字研究学子。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

其实，即使将语言视为客观事物，犹如某种产品的思维方法非常诱人，但是最新的心理语言学，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语言是一种心理行为，是“刺激”与“反应”的产物。任何脱离大脑

参与的语言行为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将语言录音，将其变成物理性产品，但那也是以说话（录音）人和听话（听录音）人为前提条件的。只要存在说话和听话行为，就存在大脑语言中枢的参与，而任何语言的音义结合，即一个语音心像和一个语意心像的结合都是离不开大脑的意识活动的。而文字，作为“刺激”和“反应”的媒介，也同样能够作用于大脑，从而是能够参与语言活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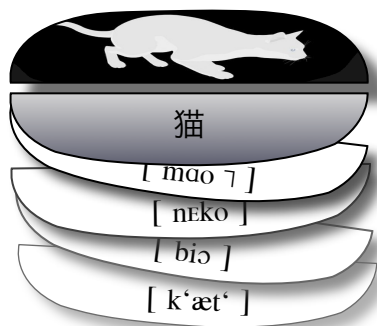
四. 汉字既能通达语意，也同时通达语音

回到本文开头的疑问，为什么贾斯汀能够见到汉字想起某个意思呢？原来汉字激活了他大脑中的某个语意心像。自然，对贾斯汀来说这个语意心像是以英语音相伴的，所以他能够说出所见汉字的字义时，当然使用的是英语。却说不出汉字的读音（指当初学的汉语读音）。

一方面，谢拉德教授又为什么忘记了汉字的汉语（或日语、韩语、广东话、上海话等等）读音，却能想起“和英语挂钩”的语音呢？其实，这里所说的“英语的”语音，并不是游离于大脑以外的“空气振动”，恰恰是他明确表明的“翻译成英语的”读音。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断定那是一个英语的“音意”结合。而教授忘记的，是“汉语的”（或日语的、韩语的……）音意结合。敏锐的读者在此处不可能忽视一个重要细节：同一个汉字的英语语意和汉语（或日语、韩语……）语意必须是等价的。那么，换句话说，教授忘记的是汉字的汉语（或日语、韩语……）的读音而记住了汉字的意思。

原来贾斯汀和谢拉德所叙说的体验并没有区别：忘记了汉字的（本）音，记住了汉字的翻译。

依照笔者的说法，那就是两位美国汉字学习者按照默认读音的原理，“我行我素”地以英语读音来念汉字标示的语意了（见图一）。



汉字不具有绝对音值！现代汉字理论基于整个汉字圈多种语言的汉字来研究“同一个共时系统”的汉字。我们发现原来汉字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来说，具有不同的“地区默认读音”。不同地区的汉字使用者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有音有意的词语。

图一：汉字对应带语意的语言切分

要问为什么汉字能够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如此“移植”？那就只能从汉字对应的是语言中保留语意的片段这句话来说明了。

我们知道由于大多数汉字对应的是带有意义的语言分段，所以一旦学过的汉字往往能够让人见字知义，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作汉字的标意功能。而字母文字对应的，是将语言进一步分割后形成的更“细小”的分段，这些分段“细小”到不足以标示语意。由于字母文字是绝不可能单独使用的，它们必定以各种方式组合起来，并以足够大的组合形式标示一个语意，这种“更大”的片段，才足够承担标示语意的功能。